

# 永靖傩文化

研究论集

石林生 梁兰珍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 永靖傩文化

研究论集

石林生 梁兰珍 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永靖傩文化研究论集 / 石林生, 梁兰珍著.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226-05121-4

I. ①永… II. ①石… ②梁… III. ①傩文化—永靖  
县—文集 IV. ①K892.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8116号

出版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牟克杰

封面设计: 梁楠

永靖傩文化研究论集

石林生 梁兰珍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1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25.25 插页7 字数403千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978-7-226-05121-4 定价:80.00元

## 中国湖南新化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年7月10日,作者应邀出席“中国湖南新化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 2016年中国湖南临武傩·戏曲文化展演活动留念



2016年11月4日,作者应邀出席“中国湖南临武傩文化学术研讨会”





作者在“中国江苏溧阳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学术报告



作者在江苏溧阳田野考察



作者在“中国湖南新化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学术报告



作者在“中国湖南临武雉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



作者在湖南临武田野考察



作者与甘肃籍雉文化专家学者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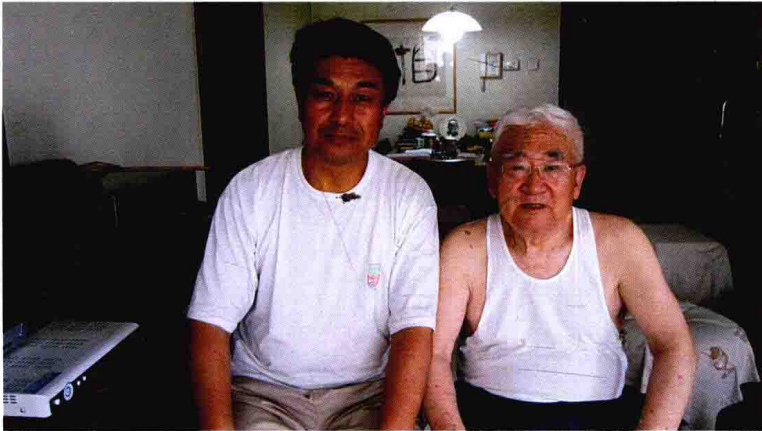
作者应邀出席“中国湖南新化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7月)



作者应邀出席“中国贵州威宁国际傩文化学术研讨会”(2015年8月)



作者二人在湖南新化学术研讨会会场



作者与曲六乙先生在北京曲府(2009年6月)



作者与麻国钧先生在贵州威宁(2015年8月)



作者与周华斌先生在湖南临武(2016年11月)



作者出版的部分著作





作者与柯杨先生(2007年9月)



作者采访老艺人范廷录(2009年5月)



作者与民间老艺人潘树玉  
(2007年3月)



永靖《三胡人》应邀在“中国湖南新化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展演

《三胡人》面具



2016年7月10日,永靖《三胡人》全体演职人员在湖南新化合影留念





周仓



黄忠



老汉



钟头



娘子



存孝



笑和尚



红鬼



娘子



川黄二郎



关公



张飞



三眼二郎



刘备



吕布



曹操





绿鬼



老虎



猴



马



牛



迎神旗



永靖傩面具制作传承人——王万荣及其弟子



炳灵寺石窟所在地唐述山



炳灵寺法会傩舞



炳灵寺第109窟西秦(420年)无量寿佛背光乐伎飞天





八位官神



# 聘书

石林生先生：

中国雉戏学研究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您为本届理事。

谨奉证书，并致祝贺！

中国雉戏学研究会

2015年10月

# 序一

麻国钧

数十日前,石林生先生把他与梁兰珍合著的《永靖傩文化研究论集》发到我的邮箱,请我作序。思忖数日,难以落墨。原因在于,我对永靖傩戏、傩文化知之甚微,没有亲临实地进行田野考察,只在文字上看到石先生等甘肃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岂可冒然?但是,好友相托,又不能谢绝,遂成此不成敬意的短序。

石林生先生数十年来默默地、不曾停歇地处于研究状态。拜读他的文集,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学术研究的轨迹以及其所付出的辛劳。石林生先生多年来采取田野考察、案头研读相结合的方法,在研究历史、民族民间风俗的基础上,对西北民间文化、祭礼文明、民俗艺能展开全方位的研究,收获颇多。文集所展示的实际上是西亚、中亚文化艺术交流的宏大景观。虽然,在中国学人中,不乏像石林生先生这样的有志者,他们同样长期坚持田野作业,不间断地在群书中孜孜以求。但是石林生先生在西北广大地域间,不曾停歇地关注民间祭祀礼仪、祭祀演剧、民俗艺能,同时打通中外,把西亚、中亚与古代中国文化打成一片,摸索其文化关系、探求其交流史脉,直至某些演出剧目的来龙去脉、艺术特色等等细微之处,都不忽略。石林生先生的眼光一直向下、向远,在文化的底层与远处不断探索。向下,他看到民间底层文化;向远,它寻求国内外文化交流的脉络。底层文化与演艺粗糙无华,它的价值不在艺术欣赏而在于其古老文化的顽强存续,在于其活化石的独特价值。向远,他既看到历史上民族间的文化交往,从而生发出风貌虽然不同但却异中见同的演出艺术,同时他也看到随着商人驼队远走中华的各国艺术家,他们或者肩负其祖国的友好交流之重大使命,或者为了寻求那一片东方乐土,而远涉沙海,东进,再东进。于是,那些异国风韵的文化艺术像风一样吹向东方大帝国,并在这片极具文化包容性的国度生根开花,以致融入于中国固有的文化之中。《三胡人》《钵头》《醉胡从》《弄婆罗门》《舍利佛》以及《苏

摩遮》《胡旋舞》等这些曾经在中国存在的、被记录于各种史籍的小戏与歌舞,无不是文化交流的印证,它们大部分已经被书写在中国文化史、戏剧史等教科书中。

我们相信,不会有很多人天真地认为古代中国与外国的文化往来仅仅局限在古籍记载,事实上没有被文字明确记录的可能更多。没有被记录的中外文化交往与流传在哪里?它们很可能潜伏在民间,默默地延续着。它们或选择适于生存的空间,甚至或多或少改变自己的形貌以适应其选择的空间文化;抑或某一文化空间的主人将其拉入自己的文化空间之内,以丰富自己的文化。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这些异国文化都会延续其生命,努力在非同类的文化类型中延续其存在。汉代流行的百戏,相信是中外表演艺术的大杂烩。西凉乐也是杂糅融合了天竺乐舞、龟兹乐舞和中国传统乐舞而后成。宋、齐、梁各代,宫廷所设伎乐便有“安息孔雀、凤凰、文鹿、胡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李白一句“老胡感至德,东来进仙倡”,已经揭示了“老胡”的东进历程。

文献中可见的例证不胜枚举,那么未见经传的表演艺术潜伏在民间的依存空间在哪里呢?可能有多种存在,也可能就在被我们称为“傩”的民间礼仪或社火狂欢之中,在那里,外来的演出艺术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跻身其间。这种状况屡见不鲜,安徽池州傩、江西南丰、甘肃永靖等民间祭礼演出空间中,屡见其身影。

安徽池州傩礼中有一个常演的节目《舞回回》,两人戴着西域胡人特征的面具,在场上表现喝酒、醉酒的种种样态,滑稽可笑。江西南丰傩坛的《酒壶仔》,让人怀疑是《酒胡子》的讹传。南丰罗家堡大傩班的小戏《回子》,表现西域士兵习武练拳,没有人怀疑它不是一出“胡戏”。而在日本伎乐中,也有《醉胡从》《醉胡王》。伎乐是公元612年从中国吴地传去的,传播者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百济人味摩之。那么安徽的《舞回回》与日本的《醉胡王》《醉胡从》是否有某些瓜葛?它是不是西域或西域以西的“胡戏”“胡舞”东渐的过程中,在吴地停下脚步,而后继续东进,终至扶桑?甘肃永靖的《三胡人》(原名:三回回)恐怕也是同样类型。石林生先生在本书中比较详细地介绍这出小戏的人物、情节及其本事,据此可以清晰地了解该剧也是一出“胡戏”。这种情况既有趣,也令人深思。在祭祀仪式坛场上抑或傩坛中,在全部中国故事戏中,突然出现一出穿着奇装异服、洋人洋范儿的“胡戏”,多少令人诧异。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早在唐代,敦煌驱傩的队伍,已经是由白泽、钟馗大仙、金刚力士以及祇教神